

## 迟来的异地高考卡住“机会公平”

□舒锐

北京教育考试院21日出台的政策规定,明年高考报名须具有本市正式户口。虽然异地高考方案并未出台,但这已表明,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中的非京籍考生暂不能参加北京高考。11月22日,广东公布的政策同样规定,非本省户籍考生高考报名仍未放开。(11月27日新华网)

作为高考改革最受瞩目的“硬骨头”,异地高考屡屡被提上公共政策议程,公平

合理的异地高考政策,是时代变化的要求,是公民发展的要求,也是十八大报告中“机会公平”的题中之义。

教育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,区域间的高考壁垒是改革滞后于时代的消极表现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,“生于斯,长于斯”的传统生活模式已经被打破,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不具备当地的户籍,但他们为城市发展、社会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已成为事实上的“当地人”。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

则,他们的子女理应像当地孩子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,拥有公平的考试权和被录取权,这是社会公共福利应有之义。

如今,接受高等教育更多的成为公民的个人权利,关系到个人的发展前途。计划经济时期,大学生录取名额少,高考主要承担着为国家选材的职能。而目前,全国大学平均录取率超过70%,高等教育更多地承担起提高公民素质、促进个人发展的职能。只有稳步推进异地高

考,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,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个人发展的需求。

对异地高考的关注,也反映了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机会公平的阐述所引起的共鸣。在期待异地高考政策出台的过程中,人们期待的是教育资源的分配公平,从更深层考虑,这是对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渴求。十八大报告提出要“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”、“大力促进教育公平”、“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”,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有

赖于异地高考的全面破冰。

目前,不少地方已经释放出积极信号,黑龙江、安徽等地将于2013年开放异地高考,山东、福建也明确将开闸时间定格在2014年。北京、广东作为人口输入大省,对于防止“高考移民”、防止城市人口过度膨胀、维护本地户籍考生的利益,有着更大压力,这就需要当地政府拿出更大的勇气、更多的智慧,尽早酝酿出成熟方案,尽快对接民众期望,为异地高考全面破冰提供示范。

“跪访”是种悲哀

罗西

贵报11月23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《堵塞民意的“社会影响”更“恶劣”》立论甚正,但其中“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跪是最大的礼节,当地政府也应该用最大的诚意来对待村民的利益诉求”一段,似乎是在肯定农民“跪访”的行为。笔者认为,这种想法值得商榷。

在传统社会里,尤其是唐以后,下跪所表现的更多的是地位不平等。民要跪官,下级要跪上级,都是认同地位上的差距。但这种不平等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对立面,即便对方是高官,农民与其交流时的姿势也不应是跪着的。从法理和情理上说,如果一定要有一方表达特别的敬意,也应当是公仆对民众,而非民众对公仆。

农民不应当跪,更因为在现代社会,农民也是权利完备的公民。在统治者口含天宪的传统中国,草民如果有冤屈需要从官老爷那里乞求公平,拦轿鸣冤成了保留剧目。在这个模式里面,给不给公正,给多大程度的公正,甚至什么是公正,全看官员的心情,这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是不一样的。

在现代社会里,公民享有什么样的权利,公权与私权做怎样的切割,都是一条一条写在法律上的。从宪法到一般性法律,都有明文可查。如果公民权益受损,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利,用不着下跪求人。我们张扬的应该是这样的权利文化,而不是下跪的文化。

## 用法定程序破解“房坚强”

□王艳春

镇江句容市2010年新修了一条六车道的大马路,但一位蔡姓居民因自己的543平米建筑赔偿未与政府谈判,拒不搬迁。房子在马路中间一站就是三年多,致使新修的马路无法完全开通,过往车辆途经此处不得不减速绕行。该户居民说,赔偿谈下来就搬。但当地拆迁办说,该户的543平米建筑属于违建,但其要求按合法建筑置换10套商品房,赔偿200万,“我们不能无原则这么做,否则无

法向上千拆迁户交待。”(11月27日《扬子晚报》)

众多因拆迁而生的血泪惨剧,留给人的除了灰霾印记,便是几乎已成定论的强势与弱势的判别标准。拆迁户在强大的公权力及复杂纠缠的商业利益前,因其孤独无依,确实令人怜悯。但在权利天平与刚性秩序所维系的社会构架中,以舆论所预设的“强弱”印象,来为公与私的双方分别贴上道德形象的高矮标签,只会让情绪和偏见扰乱公共善治的理性根基。

其实,这起拆迁纠纷争论的焦点在于,当事居民蔡某家中的那由“围墙和彩钢搭建的543平米钢模出租站”是否属于违法建筑。面对这种看似难解难分的困局,还是应以“法定标准为依据,事实为准绳”的原则去寻找抽丝剥茧的入口,而不是在某种寻求和谐稳定的中庸考量下,让其陷入人为不作的懈怠和停滞状态。毕竟,很多事情交给时间去办,只会让成本和困难指数愈发高企。

因此,对于蔡某家的这

543平米争议面积,一方面应参考其他居民搬迁时的案例,认定拆迁补偿标准;另一方面,还应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”,质询村委会还原事实,以便做出适当补偿。

这种“房坚强挡住大马路”闹剧的产生,仍是源于刚性的法定程序并未真正深入治理者及许多人的心中。普通人仍祈求以一己的“弱势”博舆论同情来顽抗公权,却不愿相信法律的尊严;一些地方政府则常因“钉子户”的不妥协,要么野蛮突进,要么消极回避,也是

不愿走法定程序之路。

真正文明法治的社会,还是需要“法定程序的被信仰”。所有的拆迁户,都应适用同样的刚性执行标准,而没有“钉子户”和“非钉子户”之分。对于特殊的情形,也应积极在现有的标准下寻求可自由阐释和裁量的空间,在详细调查论证的前提下,给出一个既不违背当地拆迁标准,又合乎公平正义的裁决,不应忌讳公私间的博弈,而是在一个公开、规范、高调的空间内进行。

中国平安 PINGAN 4008 000 000 专业 让生活更简单

论便宜划算,还数平安直销车险!

元芳,买车险  
你怎么看?

大人,平安车险价格  
便宜,银子着实  
能省下不少!

大众桑塔纳 1.8  
市场价: 2370 直销价: 2015

现代伊兰特 1.6  
市场价: 2531 直销价: 2152

大众捷达 1.6  
市场价: 2323 直销价: 1975

别克凯越 1.6  
市场价: 2451 直销价: 2084

大众帕萨特 2  
市场价: 3260 直销价: 2771

别克君越 2.4  
市场价: 3456 直销价: 2938

雪佛兰乐风 1.6  
市场价: 2093 直销价: 1779

福克斯 1.6  
市场价: 2938 直销价: 2498

电话直销险种组合: 车损+三者20万+座位1万/座x5座+各项不计免赔  
实际价格受地域、车龄、上年理赔等因素影响。  
篇幅有限更多优惠车型请拨打4008-000-000咨询

想省钱就 快快拨打 4008 000 000 或登录 Baoxian.pingan.com/11

&gt;&gt;媒体视点

## 为什么粮食最重要却最不值钱

最近农业部经管司副司长黄延信在一次大会上表示:粮食不如矿泉水值钱,这不公平,也不合理。他建议国家应逐年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。

粮食最重要却最不值钱,原因很简单,是国家统一定价惹的祸。为了确保CPI,保证消费者的利益,我国建立了庞大的粮食收储制度。一方面通

过国家统一粮食定价,另外通过收储与抛储来调节市场的粮食价格变动。这样的价格调节机制下,基本上粮食涨价的空间很小。

粮食在目前的所有农产品中是最不赚钱的。它的价值在价格中没有反映出来,说明目前我国的粮食定价机制有问题。

应该建立起联动机

制,在这些影响粮价的最密切因素中寻找粮价的合理数量,而不是每年仅提价5%的小幅上涨。

当然如果担心粮价上涨会影响通胀,可以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。也可以加大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补贴。这样就可以让粮价处于一个正常的运作状态之中。(摘自《经济参考报》,作者郑风田)

## 俏江南老板张兰应该有“走”的自由

只要不违反中国的法律,只要不违反居住和移民国家的法律,任何中国人都应该有权选择其未来居住和生活的国家。这种自由,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后,中国人所挣得的扩大了的自由的一部分。这个自由弥足珍贵,值得珍惜。

许多人不是用法律的条款、原则和精神来衡量人的行为,而是往往用一

些模糊的政治概念、说教和教条来评价人,并常常以似是而非的“政治正确”原则来约束和限制人们应有的合法自由。

在张兰移民“走人”的问题上,对其行为的评价,就在于其移民是否合法。只要合法,那些“爱国”、“不爱国”的标签,还是收起来为好。

当然,一些人之所以

在张兰移民出走的时候想起了“爱国”这回事,也许是由于她在某电视节目中曾“大骂移民海外的人不爱国,如今这位‘爱国人士’却不知鬼不觉地加入了外国国籍”。

可见,人们对张兰移民出走举动的不屑,正是由于她自己曾随意拿着“爱国”的标签到处乱粘。(摘自光明网)

## 舆论对杨锦麟“变脸”并非“仇官”

杨锦麟在萧山机场打车被宰,微博吐槽后,网民声援如潮;等到官方“意外”介入,他又遭遇网民的批判声浪。于是,杨先生从普通的受害消费者,被直接划归特权荫庇者。

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具体到公共事件而言,网友所仇所恨的,大抵是权力本身的吊诡与可疑,而断

不至于因为“官”的身份就划入异类。

舆论在杨锦麟事件上的“变脸”,并非“仇官”,而是对市俗权力的敏感与警惕。杨先生固然没有索求特权,但公权主动以VIP待遇贴近他,这种选择性执法,其背后的逻辑昭然若揭:在权力的功利主义思维里,杨先生早已不是一个普通公民,而是被放大

了影响力的媒介工具,其权益处境往往带有广告效应,美谈还是恶评,关系到地方的面子,权力的运气。

权力一旦趋炎附势,即便奇迹连连,基于底线的道德准则,民众也会心生厌恶。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,作者邓海建)

本版投稿邮箱:  
qilupinglun@sina.com